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書啟

寄魏交讓

每念令大父令先君純忠至孝前代無兩僕以燕南老腐儒得親見古人竊自幸矣癸未令先叔復惠手書敘兩家家世存亡生死之誼尤荸荸令人悽惻不意時未幾而鼎沸林枯世事遂至於此僕病困衰遲既不能采薇西山吾綸東海又復不能黄冠遯世渡江遠訪故人

亦足羞矣因便敬附數行以通世好張于度鹿靜觀皆公家先世舊交也各屬一通音問

與茅師忠

時勢至此言念令先君有志未竟每讀遺文或憶舊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何意令兄亦竟夭逝記丙子從父勤王此段偉槩殊深痛惜前牧老有字譖其內君欲擕令妹北來聯婚姻之誼僕爲舉手加額未幾內君不來牧老且去僕衰遲病困非樵非漁既不能采薇西山垂綸東海而擕病妻稚子張空拳冒白刃徒步三千里波

江之心雖切而目前情勢實有未能亦有未便也不能者不俟言未便者老身一旦遠去羣口譏之矣須㓜子稍長就婚有期相機遘會庶有辭耳

與杜君巽

僕嘗謂世界之壞人心爲之也試觀今日之世界不必問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人人親長而天下平邇來人心何如哉素不頁於行不習父兄之敎者不必言所稱禮義之家詩書之子而不親不遜之極滿腔

忝雖百事乖謬比比而是目擊心傷眞可痛哭駐國鎮
過暹城留數日同志聚首禮讓慇懃謂此地猶存幾希
一線僕謂天地生機原無澌滅之日聖人復起敎化大
行亦不過因人心而開錮蔽豈能增所未有而益所本
無哉只同心寥落無穀然抵攔流俗之願間有一二志
氣閎拔而依稀之天光未卽充擴恍惚之意氣未能堅
據正須得學識凝定爲夙昔所企慕者蚤暮開發鼓舞
庶其有益而足下相隔既遠出門非易而一二同人亦
以出門不易未卽遨訪遂成終年違闊耳憶昔江干星

聚勝友嬰集主盟者猶致慨于眞實學道之無人念及此滿目凄其遍身汗下此意想足下亦不容一日不在念也

示諸子姪暨諸孫

爾等既在祠堂讀書蚤間當斂容肅揖晚退亦然朔望日當焚香叩拜儼然祖父在上鬧鬨嫉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坐次宜潔宜淸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入孝出弟與仁興讓有此佳子弟方無愧賢父兄我家之祖既稱爲佛兒子若孫不孝不友不仁不讓豈不玷辱祖宗

余病困遠在三十里外不能蚤晚焚修爾輩個個有尊祖敬宗之心則老懷可以自慰矣爾等莫視作泛常之言

示望兒

余四十三年在病病胃病目病臂飲食寢處於斯已覺相忘然亦惟病遂寡營且得閒則病之益我良多我之得力於病不敢忘也爾病已二年兩次歸來四目欲斷今氣體漸復飲食漸壯子疾有瘳親心之悅可知倘亦有得力于病者耶病中苦耄人不能代病中修攝人不

能知此可爲達者言也吾家大小俱多病不能不係我心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攢而爲一人之病病之苦較貧更苦貧與病一時俱不能解免而此趣彌覺雋永則非曳之所敢承也偶因爾病減拈此志喜并志勉

與高蔦礬王五修

渥志已刻完皆借二仲同心之功也昨忽於張氏殘板中得雎甯令張君汝貞廬墓記一幅其事歷歷可考先丁內艱廬墓三月以父南川公命歸家再丁外艱力疾枕塊自萬歷庚子二月至壬寅五月服闋兒燃輩迎之

還家請主入祠中間備述棺槨衣衾灰隔誌表等項無一不曲盡心力員所稱當大事其人與乃三月以來同事諸君無一人及之者昨詢於衆僉曰雖甯不修小節曾於墓上與人飲酒又云其子有不自愛者此二事久在人口頰況今門戶頹敗其誰過而問焉噫此豈足以抹殺雖甯生平哉居喪一事飲酒食肉其小者耳大者在不御內況墓上飲酒亦飲酒之過非雖甯之過也至子之不才從來英雄豪傑誰能自保未聞房玄齡楊士奇遂以此貶賢耳門戶頹敗正望我輩扶持獨令此君

寂寞九原於此君闇然獨盡不求人知之心正自無損
我輩闡幽之謂何目前既無及矣此事僕與薦馨同負
愧焉五修志士也他日定為此中風教領袖不可不知
此段因緣偶書附記室當公案一則

與新安諸親友

誌已報竣僕初與二三同人所期許者終有違也未免
負愧非敢謂初絕無畏罪趨時之念如先輩舊文而有
刪者便因功令森嚴何取於馮河暴虎故暫刪之見一
時畏罪之意至如稱某人孝弟某人義行皆有可據斷

非不虞後遂以畏罪之念而畏之於不必畏趨時之念趨之于不必趨則可笑矣此志底本鮮有存者僕初以此稿付首事會云此後之去取增減不敢聞命同志君子觀此當自有知我心者

復刁非有

讀手字宛見鬚眉數年夢想於焉一快至有志於儒者一段真切懇至具見近裏著己工夫僕五十年論交自鹿伯順外目中罕見其比讀書做事與人三者已得要領窮理二字是一了百當語胸中朗徹筆底痛快尙煩

問不能問寡耶此道儘有口問分曉而措躬多不踏實或矜激于一時而旁搖內亂終難策勳於末路此眞實學人所以難見也道丈孤標猛力磨練已久惠來諸作一節已槩全體然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十數年二百里得吾丈一人焉敢不盡撤忌諱以畢愚衷乎半生作客家園久踈備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時勢既不可言一人足以不恨不能不於道丈有厚望焉

復謝元明

鴻寶先生以忠魂領袖一代當歸槐時即知有台仁之

經紀其事也私心巳切嚮往後讀和王孺詩向之企慕其人者若恍然見其面矦馨來惠表忠二刻字字爲諸君寫生遂恍然見其心矣當世之孤鳳潛龍先生其庶幾乎弟不肖衰遲病困久矣浮家於山岑水湄世緣巳絕無奈湯火日甚故園不可居今巳攜家南徙矣且於眞定道中漸圖渡江但笻短途長不知何時可抵若上與合仁一傾倒耳

答故園親友

與我親友別有日矣一旦棄墳墓離親戚扶老攜幼流

移于千里外豈得已哉濤夜回環蹈東海餓西山益有所以驅之者耳僕不自揣㓜登賢書事多孟浪罔知用下敬上之宜狷守不見諸侯之義因習成性今將六十年幸此中諸侯大夫亦恕其狂妄反隆用上敬下之誼遠邇相安因得萃諸孺子耕蘇嶺之田釣百泉之魚薦蘋藻于公和康節祠下而論異代之交此可以娛老但念故園知已相隔既遠晤教難期諸君子各努力自愛吾鄉靜修忠愍兩先生而後孫文忠鹿忠節接踵作于秋偉人我輩親師取友固不煩遠求之天下求之前古

也

寄王譽之

太公與申之早得一來何等有趣一番古道庶不落俗今未免負愧僕所爲夢寐不懈耳道丈用意篤厚立規宏遠自是當世偉男子然非研精學問便直是血氣用事大約學道之人須得枯槁一番方有著脚立身之處申之見解已極分曉旣得同人之助當益自策勵病叟借光非淺

寄藎亚誼

千餘里來喜得橋梓以親見古人爲快手教至候仲嘉適有字來策勵切至猶之乎足下勉勉不怠之意同志有人此道不孤大抵學問一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慊無限悅無限樂然須緊緊防一愠字枯寂冷淡蔡然不過便起怨尤廢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精心已得于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灌足下作四字箴也

寄侯仲嘉

別來千餘里過冀城得道正謂其人者眞足下一流僕

以平昔與足下語語之渠爲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來

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旦

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聲氣之通不約而合喜甚慰

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尙候賜教酬應紛紜不及

多布歷落幽人致艱危賢者有心當以此二語爲贈

復李彝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𠌫其人者玩世之難難於傲世

恨別去怱怱不得握手一深談耳廻環手教處已處人

不知幾經斟酌學問於此時正是動心忍性豈可輕易

錯過總之我輩做人只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負我便當進一番處人此却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眞實向學者指求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自勉耳此時只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處已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邇來頗知於此用功然未免有是已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幸致虛

之問訪國鎮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覺學問要日新也

寄李符夢

每讀手字切切以學問爲事章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來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聞

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送應死而死則死有攸當應遁而遁則遁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于仁也老親翁平時諫草多偉論迨時際棟橈飄然遠遯可爲一代殊絕人物亦復何恨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未出門先二兒已作古甫至蘇門老妻復客死歸櫬不能圖寄葬蘇門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悉此機親翁一身儘自寬綽聞近讀易憂患之餘定有所

得恨無由一聞緒論弟曩與霞表論說大旨亦稍有入處友人每有下問者嘗使質之霞表弟笑謂三無道人卽昔之龍潭老人也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卽不然者亦借爲磨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處此番遭際倍經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言然不忘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也

答馬玉笥

數語闡遯字之義甚悉可謂身體之矣學問總途聖賢要訣當下立盡確乎不拔直從此認得真守得定便是知行合一功夫承示此一段大消息快甚快甚正欲取郎君家字一覽讀之喜極是父是子端非偶然也

報張湛虛

先生學深力大偶拈一節全體具見即如小譜庸淺俚言耳而奇思偉論盡供筆下此自是先生高襟遠識與頭天外小譜豈足以當之至如不可奪匹夫之身先生

誑我者深而攜我者至矣念庵之學近裏着已痛除將就局認姚江後爲不可少之人龍谿太廓大亦佛亦仙正借此穠密謹嚴以抵此流派耳僕三十年服膺此老先生讀其文定得力其人病骨畏寒恨不能縮地與先生一傾倒耳

寄王完虛

蘇門山自公和長嘯而後世便以爲神仙所居老兄神仙中人也不過此一遊豈非久事弟迺來移居村莊督諸子若孫農樵爲業乃知苟全性命正未易言武侯平

生潛靜之人而能苟全性命非大領略鮮克有濟弟衰
殘之年食指日衆且迂拙不合時宜溝壑不忘素頗有
志想天有意玉成之耳

東三無道人

霜寒淫雨頗爲減興弟村居獨喜得一煖榻兩稚子共
眠食憶城中絕薪時正爾不能得者今偶得之便有無
限受享乃知士不長飢長寒不知一飽一煖之樂則飽
煖亦豈有一定分數哉嫂姪已到怯寒不能往視未審
新水可繼否

寄薛行塢

某衰病廢儒晉偷硯息令親陳老公祖奉詔舉逸謬及譾陋悤疎何言憶主爵者慎重名器爵自不及惡德邇復聞有趣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此段殊恩曠典不問而知出先生意知己之感筆舌莫罄向來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年近七旬日病一日耳目昏瞶蹣跚偃臥冥峯卽城中難于一往勢必不能赴闕區區鄙情先生自悉之而督撫按諸上臺或未之悉也望先生預爲一言

所謂成我等於生我

復劉瀛洲

前函甫行復有起送來京之盲益切愧汗菲躬不敢邀殊榮辱國典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今年逾七旬日衰一日聾瞶之狀大非從前晤對時景況手教以濟世爲吾儕之大弟嘗謂樹遁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戶從來處士而蹈虛聲昧生平而鮮實用倘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返當事旣愛而器之老親臺與行老諸公爲弟

籌之使某得遂麋鹿之性亦所以成當事知人之明也

答耿保汝

賊去覓予前言已悉不虞其未徹覽也復承相質云逐外賊易逐家賊難此見溯來用功漸次近裏至內外無賊純是太平景象此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境界功力未易言然須有此志先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仍時時刻刻儆省默察令賊無隙而入久之自有水流花開鳶飛魚躍之意功力到此火不能焚水不能溺貧自不能累人令兄之貧亦時勢使然亦到渠成何庸過慮答問

一事只宜行所無事不必苛論人心一不答我先已有
挾賢之意矣學問之道全要虛心懼好勝此正所謂家
賊不可不急逐也

復王五修

人生至樂莫過以管鮑交而締朱陳好此中滋味談之
門芬而兒身享之者乎博見得與賢契結此良緣不獨
爲亡妻無朞盟而識閒力薄所仰借於戚友之夾助者
又寧有窮期耶僕平生自謂識一貧字到得窒乏拂亂
時始覺無怨之難迺復欲識一忍字而愚夫愚婦一言

相觸便至動心則向之自謂無是病者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茂叔且不敢信明道無獵心况其下焉者乎頹齡氣情所望友朋輔助者愈切惜此中未有可深言者門下往來鄒魯間獨無意於豫乎念之念之

報陳泮水

某疑病腐儒謬承大疏齒及遽蒙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感恩知已兩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尺牘叅謝已托友人轉致下懷不謂復蒙翰諭至勞公勇惠

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牘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曠古殊寵豈宜輕施于菲德之人然既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貲書未嘗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邱壑相安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狠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詬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筆不盡者公勇悉之

答如是道人

連日讀諸刻先生之學力深矣艱苦憂虞百經閱歷故
能破除世間一切聲華嗜慾而獨成一如是道人也從
古英雄回首如范少伯張子房泛舟西湖追蹤赤松自
是大討便宜人若梁公之事女主從容於狐粉淸媚之
側而血誠淋漓如月落汚池而月體自如是其皓潔也
少伯如是子房如是梁公如是是一是二是三知如是
道人定不作歧觀也

寄故園子弟親知

連年爲瘧鬼磨弄咎在與小人爲緣氣志未清陰陽未

謂今歲霪雨過甚茅屋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無處
安置當此時仁民愛物之心勃然而動即欲推於皆備
之外不可得予平日因心血太少遂爾思慮偏多當病
時火益盛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童穉時父母膝前
兄若弟嘻笑光景依然在目平昔交善之人時握手追
隨不知此身爲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
悟黃粱夢片刻盡生平百年旦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
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愼
思近思爲切已著裏工夫尼父忘寢食以思姬公繼日

夜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于位之外也何思何慮總自近與愼始然而未易言也偶拈一聯云斷應酬之詩文以休吾慮除微細之煩惱以甯吾神嗣後日服此藥勿斁

答刁非有

千里得一士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孟云亡失我良友迄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南北實罕其儔大江以南聞有其人而未得目覩豈敢輕言天下士乎教天人理欲關頭看的去究竟做不去

此見近裏著已做工夫故覺有个上路下一番十與正
可以砭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口悉潛龍之人眞所
稱高隱士僕病叟耳學未有成爲儒而腐豈堪同日語
耶邇張湛虛欲訂社於懷衛彰之間如昔諸耆之所以
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諸耆
本領足以殺諸耆因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器
隘眼前地步不能覺區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
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難預期學問一事寥寥之人
望年兄努力

寄賀宣三

出門原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蘇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衛彰之間倣昔諸耆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偷數日之閒一過滏上兼晤函樓主人不謂天陡寒復成虛願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遂老亦相期弟念此公年近八十弟來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過猶意天下大矣豈儕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

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聞不如一見何時

握手當圖一傾倒也

寄金瑞枝

白雲深處間人少得與令郎聯床話夜大慰素懷甲申

之難若鄉千古異慘亦千古異烈僕私心欲筆而識之

存此一段遺史恨耄荒寡昧未若足下身在患難中親

見當日諸紳衿士女慘死情狀董狐之筆非學古有獲

者其誰望焉日月迅速一時之信轉盼成疑訛傳既久

遂至失眞此事不可不速成亦仁人君子報稱上天之

一念也

寄張蓬軒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歸途爲礮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前曾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鈔去請正未審當否嘗憶先生言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證鍼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

淺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集呈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揩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又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嚮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于舊所彙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

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闡我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為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指各具一得錄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于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聚先生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同各守師說不至流為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于先生之言更有會宗

且于陳頁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着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清不同于任任不同於和淸任和不同于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皐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

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即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嘗拜直諒之益問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即剝喪茂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于習孟子克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

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于頓
入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
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
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
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
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
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强蹈之知其可不

能允蹈之如澄心定氣亦迴思與眞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屢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以著力而神情捍格豈容冒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之無沾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性之蘊周徧四體故立言之精絕不掐殺微疑似以啟令嗣大札許示及質疑四則俱精粹然矣大中刊成下詣

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疏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爲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疏乎總之道無終窮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寄杜君巽

吾鄉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形容傾頽大非曩時僕明歲擬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傾頽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篇章太簡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昨立見又有述聞十餘則望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

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構斯歸敬以告

親大與國鎮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眞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深

據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

夫此不得問而知陽明曰見得眞時戒慎恐懼是本體

不覩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

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之方得融

成一片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眞實作戒懼工夫

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眞終難冒認所疑戒愼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靡間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尙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

處不知著甚麽去養端倪是甚麽東西商量個甚麽物
事此見五修學力真切從源頭處理會這段了達便無
隔礙人生千營百慮無論有事無事勞擾紛馳求一刻
之靜不可得念菴云知止所以歸靜也非用戒懼功夫
烏能知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魚躍鳶飛日用之
行習皆天地之著察所謂養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
者此也晦翁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對歸靜之人說
此中光景體認久自知之

答姜二賓

前接光霽極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時獨能脫然行所
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遠山中筒寄未便
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甚於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
友仁之思僕郎衰朽何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
者正自有桂陽上元之榜樣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
政言之對簿書則學在簿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
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
百姓正所以修已昔人因事鍊心今人驅心役事須學
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別利器吾儒中

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不分二事僕生長北方見聞一隅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諸儒語錄一編偶同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闡發匡我不逮繼而念宗傳二字甯嚴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道不傳曾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諸儒中標十一子別爲一選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錄其姓名暨所評請教某雖耄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誨我之德

寄范箕生

壬午相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復三年流離數

載行年七十有三耳聾之後眼益暗類復啞積廢不堪
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與君家暨江村祖孫父
子兩家託契四世爲驩此段奇緣古今罕有當友道凌
夷時向同人敘述聞者莫不企羨思得古人交數册以
厥瓚風塵下得無意乎伯順集經大手選定構斯歸里
扃之柴選目與大序不知曾睹否認眞草壯歲以前文
字以節見猶有應酬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
公刻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歎
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草否容傳足下日夕讀

書尙父稟禀敬義之誠武公拳拳切磋之章古人耄而
好學二老爲最近見蓬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
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
便老而衰尙冀足下有以發吾覆也

與楊猶龍

子輿氏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是爲自己擡地步存此
一段道理盡貴原有階級可循名分是據若賢則參將
就冒認予知自雄者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能堪之
不肖垂髫有志白首無成今辭職自廢絕無可齒於賢

豪長者不謂足下誤有聽聞不以朽拙見棄弟自忖無
毫分可當明德祇魂夢不安耳中州人物考一編昨巳
請教大河以南諸君子即不得其全集郡誌中可得其
概吾鄉節義一流自不讓人而理學一科靜修先生其
主盟也既肇自明代則元人不宜列而鹿乾岳之外聞
有喬還一止見說易一書其生平亦未悉也又有李仲
仁名天麟者素讀其平談一編學極醇亦不得詳其歷
履所稱經濟者雖有數人但一人之聞見亦未敢盡憑
足下衆正之宗其好善一念眞足優於天下弟五十年

來所得交於正人君子皆不能過見今具一節一目者皆樂游冶鑄之中則吾鄉前輩勿濫勿遺不問而知爲先生意中事也

與李縣九

弟嘗謂風俗之厚士君子與有責焉就蘇門論史稱姚許化民成俗夫所謂化成者必其興孝興弟興仁興讓者也以觀今日民猶是民俗猶是俗而化未成者無姚許其人故耳弟雖衰朽腐儒有姚許之心無姚許之力執事則心與力而俱足者也兩河士子皆公門桃李弟

數年來聞此中人士莫不極稱氷鑑凡素在提拔各切
知己之感所逡巡而未肯輕謁龍門者因試士之體原
肅諸生自不敢以謏見昨聞公望一六兩生承延款兩
河士嗎嗎向風執事一鼓舞提撕之此中前輩理學經
濟俱稱有人今之士猶昔之士也其所成就豈姚許當
年一方一隅者比邪嘗李空同視學江右左浮邱視學
畿輔不獨當時文風丕變而數十年人才皆出其門迄
今談之尚凜然有生氣也此目今第一美事執事可優
為之弟輩不能也執事非不能也不為也恃知愛之深

不覺狂妄至此

與李國華

昨博兒備述所言可以居心可以持世令人起敬聞讀法華經尚未得其趣味弟正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趣味便入而不能出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講佛書明道微旨每令人借口晦翁鐵板道學尚賴延平匡救游謝龜山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乎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

或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涇陽云若其入佛之深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但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魏蓮陸

知統錄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栢鄉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二線絕無兩歧僕極服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

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
嘗謂孔子其歲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
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
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于萬殊之意謂
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冬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
之敦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栢鄉
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
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繼善成性性
曰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

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置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陽明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爲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眞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慙于天地何慙于孔孟乎

復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眞是喜而不

麻去欲存理人恒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鷄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顛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所云栢鄉于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栢鄉之定力昔陽明于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特似乎遵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栢鄉所彙格物册僕閱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

後之學者之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着脚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爲主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栢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耄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咸栢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其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

心然欲爲善去惡舍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
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
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
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
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
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于心共偕大道而已陽明言無
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羣起而攻之陽明所言盡心
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
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

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穩合此即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藩籬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寄三無道人

居恒每聞人嘆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于人而入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

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氣猶在
以弟所經之地所閱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
平易近人之人有孤意絕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
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歡然相接
藹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
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拈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
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頗覺受
益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
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

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教

寄丁野鶴

來諭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讀二公深于學故深于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詩與學正不作歧觀耳黃石齋合春秋詩易三經爲一言詩之道無微不入無顯不包甯直三經自羲文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者是異端也弟絕不知詩而與足下言詩爲足下已得詩之趣也

復彭了凡

閱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鎭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寄字僧人傳此處路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扶兄歸夏峯此中醫藥俱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古來烈士英人値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後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陽僕謂仍當歸首邱此亦不可不辨來字謂生死爲家常事不肯齷齪求活于天地間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聞之僧年甚老不必恐怖兄以一

身付之僕且相感荷此致謝

報白仲調

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繼而南北同人青梅煮酒莫不爭推盟長暨小兒歸自都門佩足下之肝腸氣誼近今未有再辱手教而眉宇神情宛宛在目中幾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味之合自別有在僕生長北方爲儒而腐十餘年來舉從前矜砥節之念盡消歸于流離患難之中今耄矣苟偷視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黄諸

正人之壇坫既湮斯道之日星久晦深感提誨夫世無眞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于無事功無節義何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飲姜劉之藥便能採姜劉之微勳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孰知奸宄一時汚衊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覃懷天雄之地久隷金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人亦以此督過譩竟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

斯言淸彼願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已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抵掌一盡言之

寄西華令左公

憶乙丙之際璫禍滔天喆人實地忠毅先生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當時先生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爲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羅生允之兩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尚得[illegible]陪于燕臺易水之上敦叙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

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粵已逾十載頃聞世
兄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遥
相聞問也偶於途次遇貴治諸生李樸藉便附候僕因
有所感焉自逆閩鼎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
耻與同姓易李爲理如寒石先生諱𧰼和者當世所稱
魯仲連後一人也僕雖未及識面然儀其風節尚可廉
頑立懦今尚有老母在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嗟嗟
于全高節至不能芘其母此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
者也僕嘗搜訪遺文零落尤甚世兄爲聲氣宗盟維持

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蒐輯使與石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嘗與之俱永矣

復劉簡石

別後相念爲勞接手教知邇來貧且病使乎亦道體亦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約從憂鬱生而憂鬱之根正在於貧然此可以困庸流而不可以困豪傑昔人云貧即是道文烈先生有孫而貧甚祖德孫謀俱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或有意於大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論也

致田華石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〵臥碑一記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祖肅皇帝敬一一箴咸符心學之秘直接一中之傳最求表章無人懼其久而或晦弟欲爲註解慮衰年敢筆不足闡發萬一先生晉洽心精以斯文爲已任此事正不可輕易錯過也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詳言之無非借

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却許多閑邪功夫鄙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功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淨理還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盡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

而曰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也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悶故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恒相爭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

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于內憨憂懼自內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至比之害周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奧卽邪之戒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復李霞表

再札暨賷俱出肝膈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履荊棘若平柯蹈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

作歎人語耶廟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善類此段誠遠過前代覽栢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謬潛龍以不見成德君子雖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旦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闇處得力親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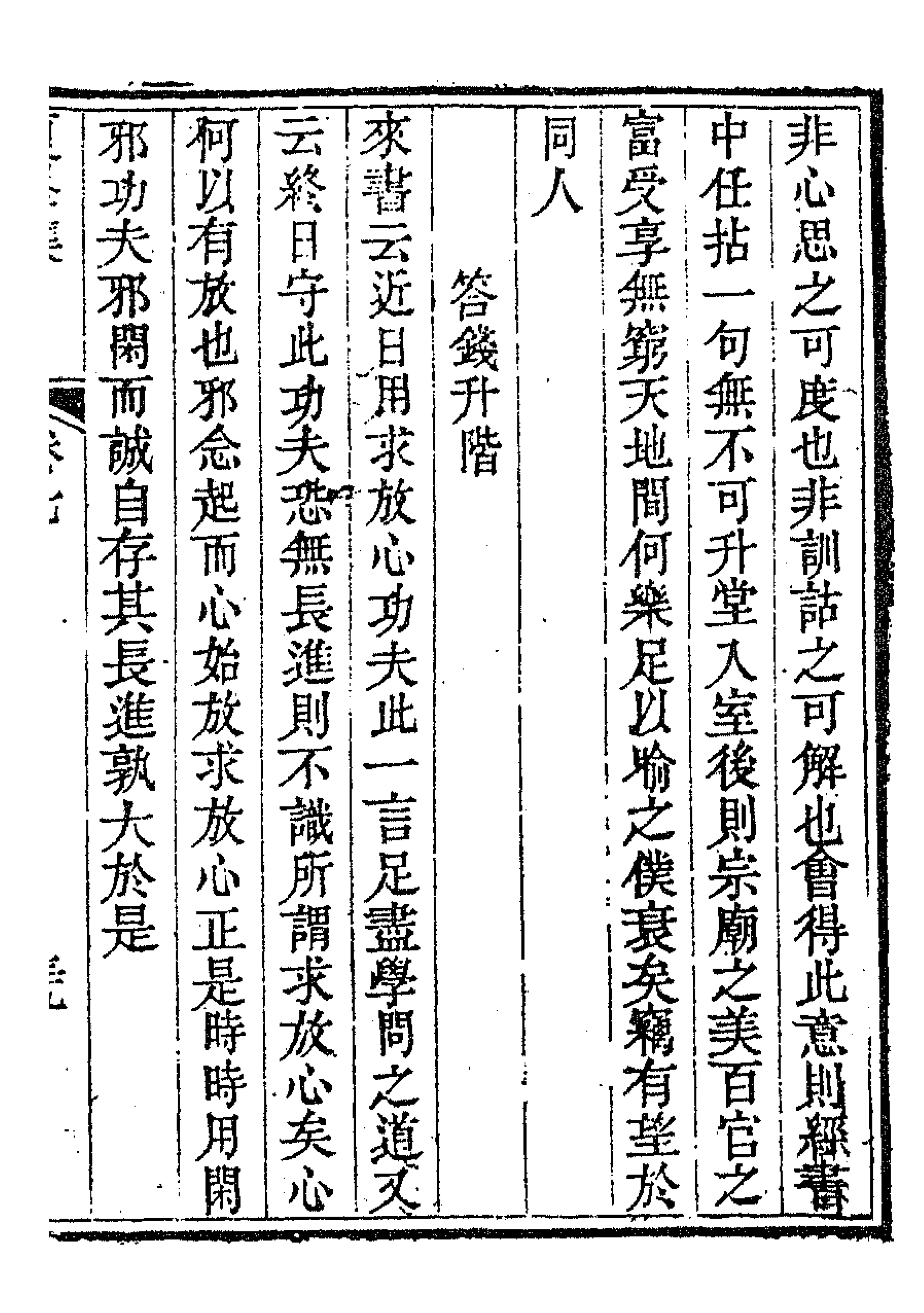
答陳子石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

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者喜靜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愼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有執滯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是之理最皆解脫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



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竊有望於同人

答錢升階

來書云近日用求放心功夫此一言足盡學問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功夫恐無長進則不識所謂求放心矣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功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

答陳子石

從來聖賢學問只是一箇功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闊成兩下總屬支離吾丈既有悟于西銘之旨則一體萬物之中何內何外何動何靜之可分與此固吾丈之所已明者非他人代爲鬆活也至謂本源不能洞徹別有大病不能洞察此卻不然只是愼獨功夫未到精純處耳讀中庸末句尙絅之詩而識獨體之藴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讀潛伏而知君子愼獨之功焉讀屋漏讀靡爭又讀奏格讀不顯知君子愼獨之功之

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而獨體只是闇然慎獨之功亦只是于闇處下一章字此纔是聖學之極詣而慎獨之盡境也

復趙寬夫

學問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纔是集義不能自得縱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話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澈不令有一毫一含之疚惡務求一箇天晴字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友者此也五倫攸叙慶在太和窮達壽殀一齊掃盡自是

論然詩書所稱一人有慶萬邦惟慶等畢竟就榮昌順
適一邊說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顏之不幸短
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可爲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
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全
在逆上得力近正與同人著力講習此段

復梁以道

學問之事患無下手處故無得力處知在躬行二字上
著手便一了百當矣讀古人書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
身上體貼於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身上體

貼則不明者無不明不合者無不合所謂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前言往行皆我嚗跡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當下而足矣虞城學問眞實無走作處大凡宮墻俎豆之人皆是此一條路頭賢之大者如四配儒之大者如濂溪明道則其充實而有光輝者耳

答田僑蘭

學問事此中同人津津講求漸有頭緒總之不離躬行二字口裏說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諺云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孟子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聖大賢大儒其其所深造而自得者只是一味充實之而已形著動變皆其光輝之不可掩者耳儕輩近衷著已之意正是學人實際處勉勉不怠厥修乃來當自有一段鳶飛魚躍之意趣也老夫每以此言期諸友知不作泛視也

復蔣虎臣

宇宙原是一家人其所以不隔者總此一段生氣周徹于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今來之際原無時可息無物可隔此意惟太公古存見得故往往有上生百世下生百

世之語學問不於源頭處徹悟而逐事逐句逐人比擬較量分門別戶何時是了泰天晴之會某聞太公于三十年之前今猶得讀其書於三十年之後陸放翁所謂老見異書猶眼明某竊幸鄙言不文得附青雲矣

復崔魯望

甲辰接芝字固知非流俗中人也繼而田治埏每道君豪爽爲人排難解紛且不自居其功更見男子風義老夫嘗謂世多奄奄無氣之人生平與江村先生論人最喜此一流謂可有爲可與言學竊思夫子自言發憤夫

憤何以發也蓋人多因循苟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老將至矣人之無成病皆坐此故學問之事既不可望之奄奄無氣之人嚮望可奮起精神發一必爲之志天下事奚患不成

復李崧友

手翰疊疊極佩虛懷反復披讀具見操存實境界從此培護擴充何患不升堂入室也人不分窮達事不論常變在家者以此居官者亦以此然須認以此是何物天地生人之根人得之便有一無窮生趣所謂把柄在手觸

處皆靈不在境遇上討效驗要在方寸內求自盡時時如臨深履薄便時時康莊樂土也

答湯孔伯

拂逆之來正是動忍之機會既能不亂便能獨往獨來游行自在矣居今之世把橫逆之事只看作平常以孔子所不能免者我輩何必定欲免之學問于逆處得力上蔡此語確不可易也

答尹見知

僕學不通方老而益腐近衰耄危病仆臥繩牀逾八月

雖漸有起色而奄奄遲暮無復生氣矣竊念元燈一綫生人之根係焉縱運會剝蝕此點生氣嘗布濩徧滿六合八荒之內隨寓於日用飲食偶露于鳶飛魚躍然聞知者以此而見知者亦以此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隣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于程門以强毅稱儻不能覲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崔玉階

學問之事最怕有偏見尤忌有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明道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稍有勝心便不肯爲此言鹿江村有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數百年至今猶紛紛也此等處不止此兩賢要皆不識無字理故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于字句間求之禹稷顔囘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此豈于字句之間

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趙寬夫

接來字迴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書已痛除將就冒認之習眞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麤也密矣而又覺其疎也堯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耶一味朴實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興氣魄攙和其間獨不期愼而愼意

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鳶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睟面盎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剝處得力剝之時即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礙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劾諍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晉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恭不足徙置此不明于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濂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

明史未修儒術尚多可採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為吾丈道耳卧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樂更甚於苦矣嘗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專注于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顏曾學孔子步趨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與氣魄四字作商量

寄王夢翅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目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之人也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又微予以儆醒夫天下後世讀禮之人耳聖賢固各有苦心若今之讀禮者甯堪宰我之一盼哉老夫乙巳會過子石廬居其意正不欲服食寢處無異于平昔然未免節太苦老夫又慮其過毀也夫子稱孝

哉閔子騫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進子游以敬勉子夏以色皆日用飲食之事所謂庸德也聞道丈丁内艱不葷酒不御内無立異求名之心而有骨立哀毀之實此便是真實學問學問在躬行躬行莫大于孝弟聞之不覺稱快

答戴定園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畧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

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
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
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
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
而化普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悔悔而
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
舜湯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個功夫天
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逆只有一邪以障之
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攻內邪不得

起成性存存仍㘭天地古今于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答張仲誠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于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于此哉僕謂陽明開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精微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無天

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為平仲晉卿即為平仲晉卿之事時為靜修即為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篝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逵有以教我也

又

手教亹亹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亟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

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偏
于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
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
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
阻必期至于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
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
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不意
庶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為二不欲持二可之
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逆讀晚年定

論曁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
子論之頗得其當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
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說述顯晦殊途
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于天則異端耳
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
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
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

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
使其生于孔孟之後嘗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
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
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
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
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三子之
說未嘗不合而為一如春夏秋冬各一其令齊而同之
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益行足以兼知未有
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聖人罔慮之

矣

與程念伊

頃聞雁縣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違鄙衷萬惟慈鑒諒迂拙衰腐濫叨弓旌大典屢矣自愧無能報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來犂兒孫耕野授壓得安半菽是皆明公之賜也某一生於貧有緣謀生皆自食其力耕鑿洒掃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

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濫膺大典不獨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謗明公相愛在格外尚望相成以德也

復許酉山

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遊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

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個諦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御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illegible]正札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寄吳稜季

僕今歲九十有一衰憊之態與日俱增近嘗患咳逆之證魂夢中猶不絕聲始覺從前日在疾病中皆屬樂境人生眼前之樂當局者不知大都類此也所幸心思不至迷惑任身以內之呻吟身以外之感觸皆與我了無關涉一時雖擾擾不獨山中不得安枕耄廢之人亦可無繫念也

答李梅村

日來咳逆之病得平友人見過榻前者偶論及心性之旨或引先儒之言或出各人之見言雖人人殊要須善

之本身方有把柄忽接手教辭暢而理平足破世人迂
曲之說見者皆爲解頤病夫讀之不覺肢體躍起憶輯
宗傳初成會攜之就正滏上老友伊卽以後渠之言質
之至詆毁靑田處從游者皆爲之色動極欲削去某因
留此以爲尙論者之公案耳大凡學問要得其會歸而
論人不可胸中有物後渠見人言心便指爲禪學此是
胸中有物不化故開口便生隔碍高明已洞見本源正
好從傍商量也蔡庵集中論先儒多有指摘宜乎當日
與姚江所見不同宗傳中評論亦及之不謂高明暢發

其指使後學知所趨向亞可謂後渠整庵二公諍友近氣弱不能多言筆墨亦不敢多有負下問他日當爲再陳也

答陳子石

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凡言學俱離不得天理自已體貼是實下手處不實去體貼終是門頭天理余云不虛當下所謂隨時隨處體貼天理也天理者何亞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知種種之病盡由不仁故須做獨以仁存心

明道之體貼即所謂慎獨也

答趙寬夫錢升階

入道之器樸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日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而不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仲尼而醞釀翕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個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羲皇以來是一個人是一個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撥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

故有息生死有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有無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甯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古聖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

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于誠哉

報范質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乘久甘邱園之夢强求一策甚劾筆墨之羅乃辱瓊瑤誼實出于望外過叨許與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東莠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蘊天用於北北方未遽蒙公之休正於遲回閔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

如是今豈不然茲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橫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霞聽清音之傾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酒籌雄略具張風力先覩於觴政佑期喝候尊役告虔

東仇繼軒羅浩軒

海沸林枯久切䖏惶波平浪靜暫慰欣私念二丈名德耆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燈一洒（?）載塚載秝先集關帝祠中再遊三教聖地春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速之三人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應侍几杖賢父兄更益精神

祇此告虔未敢具柬

夏峯集卷七

金鳳清謹校